

薛振华先生：书写半个世纪的慈悲之歌

□ 李怡萍

薛振华先生打来电话,说他写的《情满胜溪》第五辑出版了,要给我送来。我受宠若惊,同时觉得自己是文学后辈,怎么能让八十多岁的老人亲自给我送来呢。于是,在电话里一再推辞,说下班后自己去取。薛老坚持一定要亲自送,顺便锻炼身体。隔了一会儿,先生来了,精神矍铄,满面春风。

我知道,这是倾注着他多年心血的一本书。此前,薛老已出版过1-4辑《情满胜溪》和《中国历代皇帝简历》《曲艺作品集》《岁月如歌》《旅游纵横》等著作。每次新书出版,他必会签名后给我送来,使我可以在第一时间拜读。

这次,他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点读后感之类的文章。他是我多年来尊敬的长者,我不能不认真地读这本书,不能只是不当回事地应付几句。所以,书,我读得很慢,从头到尾一句一句读完,提起笔,要写点什么却似凝重缓缓。

我与薛老相识甚早,平时交往虽然有限,心底里,却总觉得他是我的一位亲近的长辈。过去,每次我在报刊杂志发表了文章,薛老都会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,他的话语干脆利落:“怡萍,我在昨天的《吕梁日报》(或者什么报刊)看到你的文章了,写得好啊,语言好,文笔好,能打动人心,要继续努力,其他没事,就这吧。”来不及我说话,那边已经挂了电话,剩下的是嘟嘟的忙音。这样的情形有多次。每次通话过后,我都会对着手机静坐良久。这样一位同父亲一样关心我写作的长辈,他打电话给你没有什么事可求,只是告诉你,他分享了你的文章,他高兴你取得的成绩。有时候薛老也到办公室找我,聊聊近期各自的写作情况,或者看看我写的文章,

父亲的病

□ 刘剑恩

中午正在吃饭,二哥打来电话,说父亲从昨晚睡下后到现在没起来,怎么叫都没反应。我的头“轰”一下,感觉坏了,不好的征兆。老父亲之前就有脑梗的老毛病,三个月前刚刚出院,这段时间感觉后期恢复的还算可以,但是,毕竟父亲年届八十,病情的发作都随时有可能。我一边跟二哥安顿抓紧就近叫个救护车先往医院送,待我吃完饭后立马出发直接去医院。

剩下半碗饭,突然间没有了食欲。我强撑着嚼完,感觉味如嚼蜡,木然的吃不出一点味道。随后,简单收拾后,便往老家县城赶。经过半点多风尘仆仆的驱车,我与大哥相跟着赶到了父亲所在的医院。于是开始联系医生,办理住院手续,然后再拿着各种检查单子楼上楼下来回不停地跑着。检查结果不出所料,脑出血并附带陈旧性脑梗。

父亲躺在病床上这已经不会说话了,眼睛无意识地好长时间睁合一下,意识时而有清醒醒时而又处于昏迷。医生说,这就是典型的脑出血症状。忙完检查后,我期期艾艾地走在充满着福尔马林味道医院的走廊,感觉到莫名的恐慌感。坐在父亲的病床前,看着父亲布满老年斑的面庞,偶尔张开已经掉光了牙的干瘪的嘴打着哈欠,眼睛始终闭着。我摩挲着父亲长满老茧的手,闻着他身上熟悉的老年人的味道,心里的悲伤油然而生,父亲这次病说不定真的很难迈过这个坎。

父亲在这七年前就曾得过脑梗,住院治疗后恢复状况良好,后边也不大注意跟进治疗。但是,最近两年,精神慢慢大不如从前,眼神暗淡无华,常常一个人发呆或恍惚着。每次我回到家看望他的时候,父亲总是用着缓慢的语言跟我小心翼翼地说不关痛痒的事。母亲性格大大咧咧,常常对已经有了孩子脾气的父亲因为小事而念念叨叨地不停抱怨。耳聋的父亲看着母亲的表情,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,满脸讨好地看着母亲,嘴里囁囁着可能只有自己能听懂的话。

每每此时,我心里就升腾起无限的酸楚和凄苦。我真的害怕有一天,站在父亲面前,父亲却一脸茫然地问我,“你是谁?”我最大的痛苦来源于对父亲的病痛爱莫能助。但,父亲真的连说话的机会可能都没

然后,给提一些让人信服的意见。所以说,在我创作的道路上,离不开他的帮助。

《情满胜溪》第五辑共8个栏目,80多篇文章,集薛老五年的创作收获,也是他继2014年《旅游纵横》出版后献给读者的又一部精品佳作。全书约15万字,分为“烽火年代”“焦点访谈”“人物述林”“文化扫描”“娱乐视频”“曲艺大观”“旅游驿站”“老家南营”,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美丽世界,无论散文、随笔,还是访谈、快板,薛老所记录的,都是自己近年来所思所想的表达。

这是一本朴素的书,但每一篇文章都在用心记录和书写,是薛老内心深处最深的情感流露。他汪洋恣意的写作,向我们传达了其丰沛的人文情怀,他的作品关照自己的内心,同时,也关乎人生,关乎社会,关乎整个家国命运。书中一大部分笔墨,着落于战争时期的回忆。“烽火年代”和“焦点访谈”两个栏目中,以采访或者口述的形式,呈现了上世纪四、五十年代,一大批有志青年,为了国家安宁而不惜奉献青春和热血的伟大事迹。当年汾孝平游击支队队长徐??一,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高明智,冰天雪地徒步走过鸭绿江的刘本永等人的故事,都是薛老不顾年迈,多次在市区、村镇,顶着烈日,冒着严寒,辗转采访的结果,是对那个动乱时代疯狂岁月经历的再叙述,也是以文学的形式抵抗那些不该遗忘的遗忘。我们在为那些为了国家安危而前赴后继、出生入死的抗战老兵致敬的同时,也因薛老为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感动。

在“人物述林”栏目中,薛老向我们介绍了孝义历朝十位孝子的事迹以及孝义名人霍冀、马烽、侯

右诚,他们的好书记李惠春、老共产党员薛振江、优秀教师郭锡麟、爱读书的张应珍、最美儿子马宝玉等人的故事。没有虚假,没有浮夸,语言通俗易懂,故事深刻感人,都是我们熟悉的内容,熟悉到就像在身边一样,温暖而亲切。

薛老曾在县委宣传部、县广播站、市总工会等单位任职,是孝义文化事业发展的见证人,在“文化扫描”“娱乐视频”栏目中,他以一位老文化人、老宣传员的视角写孝义书画事业、孝义文艺事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,向我们介绍了孝义书法事业、文艺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,也写了许多民俗文化节、群众文化艺术节、戏曲票友大赛等通讯报道。受父亲的影响,薛老自幼就拜名师学习写仿,用功甚勤且一直坚持,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,所以后来,薛老成了书法家。在市总工会任职期间,先后与各相关单位合作,举办了“吕梁平川四县书法展”“汾阳孝义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书画展”“孝义市煤炭安全生产书画展”“环境保护书画展”“全国孝敬父母、尊敬长者书法展”等活动,为繁荣我市的书画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薛老利用一年时间,写出了长800米的《中国历代皇帝简历书法长卷》,被中央电视台《中国新闻》节目连续播放三遍,在全市引起轰动,蜚声中外,堪称书坛一绝。

薛老一直生活在孝义,他对这片土地,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故土情结。他几十年笔耕不辍,每一篇文章都认真,细致,写出自己的感悟体会,从一点一滴的个人记事到家国情怀,质朴的话语里散发着浓厚的情怀。

薛老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,今年已是84岁



梁大智 摄

聒噪的蝉鸣,划破了闷热的上空,给炎热的暑假打上了适可的句号。被太阳光烤蔫的树叶,听到了舒展的福音,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,流露出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,浅吟低唱出了鲜为人知的乐曲。

秋天是宜人的季节,她少了春的繁丽、夏的浮华、冬的死寂,却有温馨恬静的阳光,万般皆成的画面。清晨推窗远眺,满目万象犹如丰满成熟的少妇,散发着迷人的魅力,向你频频点头,勾魂摄魄。午后出行在繁华闹市,一阵轻风带着淡淡菊香拂过脸颊,堪比多情少女的秀发

秋天

□ 冯明照

触觉,让人流连忘返。

秋天是庆祝收获的季节,高举举起无数的火把、大豆鼓摇着铜铃、玉米笑捋着长须、稻谷谷的点头哈腰,在铺满金黄色的地毯上翩翩起舞。

秋天是一个多彩的季节,她宛若一位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小姑娘,她的衣着不是单一的春

高龄,他所面临的时代与年轻人不同,所以,他的生活素材与后时代的作家不同。因而,他的书中有许多对过去往事的回忆和记录,抒发的是平凡生活中的所思所想,没有惊涛骇浪,没有大起大落。他的写作是随和的,轻松的,日常式的。不故作,不隐晦,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,又像摄像机一样徐徐而过,在日常的生活中,写出了人生的味道,升华出生命的内涵。这些特点,在“老家南营”栏目中,尤其突出。老家南营是他心中的山河故园,是他忘不掉的秧歌唱腔,也是对父母的深切感念。

薛老的文章还有许多优点,快板、游记、消息报道等文,都表现出了他特有的文笔特色,洋溢着浓厚的文化色彩。在此不再一一赘述。

掩卷沉思,薛老的这本书,可以看出是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献礼。无论是写自己的经历还是别人的事,都可以在雅俗共赏的文字里,融故事性与思想性为一体,以一个作家的情怀和胸怀承担着社会的担当,在读者心中打下正直、善良、乐观的精神底色。

薛老是一位仁慈的人,也只有心怀仁厚、慈爱的人,才能用笔墨写出人间万象。我羡慕薛老在耄耋之年还精力充沛,写出数量多质量好的作品,这些,离不开他睿智的思维、勤奋的努力和多年笔耕不辍的功力,这种功力,在这个日渐浮躁,手机电脑快餐式写作与阅读中,很少有了。

都说书法家、画家可以长寿,他们写字作画的过程是修身养性的过程。在我与薛老的交往中,可以感觉到他的乐观、随和、豁达、超脱等品行,这些都是他的长寿之道。

所以,我祝福薛老笑口常开,健康长寿!

七夕感赋一组

□ 成绎卿

一
鹊桥飞架渡双星,织女牛郎喜泪盈。
欲问人间亲密事,恋人故事遍乡城。

二
秋高气爽变天凉,黄叶飘飞露引霜。
最喜牛织心不老,七夕相会诉衷肠。

三
银河横断两心依,诅咒金箍强折离。
雨怨云愁皆是恨,相思泪水溢天池。

四
长夜秋风露带寒,奈何星汉隔深渊。
吾邀百鸟乌桥架,喜塑牛织相见欢。

五
月串飞云淡又明,风摆暗柳写丹青。
一双凤侣相叠影,窃语绵绵诉恋情。

六
有情成眷古今难,中意双双苦熬煎。
可叹日前婚侣事,金银彩礼换婵娟。

朋友(外三首)

□ 张可玥杨

朋友是两面镜子
站在一起
谁也不隐瞒谁的缺点

航海

人活着
像航海
你的恨,你的暴风
你的爱,你的彩虹

生命是什么

生命是灯笼花死而复生的奇迹
生命是马戏团里动物们渴求自由的梦想
生命是孩子们快乐的呼声
生命是不屈向上的生长

灵感

爸爸接我放学回家
听见街边吆喝
十斤三块,三块十斤
爸爸问我
一斤几块
我想了想,说:
我有一个灵感
解决了开头,但解决不了结尾

鹧鸪天·退耕还林

□ 陶正国

一
柏绿桃红放眼空,沟壑芦苇映水中。
鱼戏荷叶浅溪清,蛤蟆呱呱正青春。
山坡上,林荫深,野兔差点撞吾身。
莺雀轻吟有回音,紫薇黄花乱草丛。

二
青山绿水鹧鸪栖,蝉鸣草嫩牛羊低。
清泉细流涓涓水,牧童凉荫横笛吹。
村野外,河湾里,闲情树木心自喜。
尾尾冰蛙嬉小鱼,群群小鸟有定居。

三
树茂林密防沙墙,溪水常流入海河。
天空苍鹰迂回关翔,草地野兔丛中藏。
村舍外,古道旁,葵花笑脸向斜阳。
玉米秀穗沁芳香,绿满山川空气凉。

“节制而深刻”,且要有“幽微的光芒”

——读成廷杰的诗

□ 马明高

／一辆疾速行驶的半挂碾过一只飞驰的兔子／当我听到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时／甚至怀疑／是自己的心跳加速了它的死亡”。这种“是自己的心跳加速了它的死亡”的痛感,至今仍未流散。

后来,我还把他的几首诗转发在朋友圈和“诗缘诗社”几个群里。现在,《母亲》《父与子》《痛苦的完成》又唤起了我对痛苦的感觉。“母亲的双手轻轻滑过我的脊背／老茧粗糙／有金剛石划割玻璃的切肤之痛”,这样的生命质感只有山里的孩子才有。“炉火温暖着地的双眼／从甲骨上挪移的鱼尾纹波澜不惊／干涸了的井的内壁”,这样的生命体验,无疑打上乡村少年独特的心灵烙印。我感到了母亲“炉火”般的“温暖”,“作为一把火／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把母亲烧尽／我们的分离是我生命的第二次分娩”,这样的惜别痛苦,让我仿佛看到成廷杰昨夜的与父母告别。乡村的夜色中,弥漫着农家沉重的负担,让正在读大学的儿子有了“会把母亲烧尽”的痛苦的内疚。“不说夜色／我们已习惯到事物本身／叙事 不动声色”,面对“枯黄深入庄稼骨髓”“死亡纵横交错”的干旱,“我在地头把守／父亲挥动铁锹深入田中／疏导水流和大地血管中的凝滞物／沉闷与夜幕渐次展开／白色塑料冲起漂流”,“沉重”中的“轻逸”,并没有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欢喜,却让“我感到父亲每一跟踉／每老去一年／土地就下陷一分”,“灰头土脸淡

泥遍身”,“叶子划过身体的时刻”,这种父与子“肌肤如此相似／又是如此亲近”的乡村劳动经验与农家子弟的生命体验,让人久久难忘。它不会产生城里人劳动的快乐,却使诗人顿生无限的忧愁与痛苦,“夜色中突然闯进这么多的／风声和鹤唳／啊 草木皆兵”。生活的重压与生命的衰老、脆弱,犹如“风声鹤唳”,“草木皆兵”,加深了夜的黑暗,加深了痛苦的细微与宽阔。

痛苦,让“你看到了／尖锐的自己,被更多的尖锐刺痛”,你仿佛在“结冰的河面行走,你的心／如悬空的寺庙,被什么托着／又感到一股下坠的力量”,“垂头丧气,郁郁寡欢”。这些独特而深刻的痛苦体验,让诗人“更多时候看到了必然的消失,那么多的生命／它们如北方的山脉,一到秋天就落发为僧”,让诗人顿悟到“草木一次次像人类一样思考／并且反复失败”。我喜欢这样的“节制而深刻”。我也喜欢这样的“幽微光芒”。

三

《自画像》,让我看见了诗人瘦弱躯体中坚韧的精神力量与柔软的艺术气质,还有对母亲的感恩与乡土的一住深情。他犹如“被弃之旷野的那块顽石”,“拒绝被打磨,拒绝圆滑”,“更不愿自怨自艾”。这或许就是从乡下人的本能品质。但是,“我要聚集浑身的力气／像一股激激的水,不顾阻挡,一意孤行／阅尽山形险恶,走投无路时,就学落日／跳下悬崖,撞个粉碎,

在谷底”。诗人的意识是坚强而决绝的,但诗人的生命又是坚韧而充满忍性的,犹如被“匠人反复捶打的铁”。诗人用他的“两片肺叶”,“一片用来呼吸,一片凝聚尖锐”,与“敌人相遇”,“针锋相对”,“对称的力量震得手臂发麻”,“隐隐作痛如我的顽疾,一生都在／寻找药引,比如一团火和另一团火／它们互相驱逐,我和我的／一生不断蜷缩,变成一副反骨”。

“一副反骨”,多了了不起的雄心!在这样利益至上的商品经济时代。在这样坚硬、盛阔而复杂的现实面前。这样的“顽石”“反骨”精神,是多么的珍贵而稀缺。

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作家,一个真正的书生或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与气质。我,喜欢这样的精神与气质。我,愿意与有这样的精神与气质的诗人作家为伍,为榜样,为力量。

这,正是我从内心深处喜欢成廷杰的诗的缘由。

